

——部分
已故教工
生平事迹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黄旭东编

纪念中央音乐学院成立

中央音乐学院

4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

167929

责任编辑 肖琳
编辑助理 周建都
封面设计 蒋代平



ISSN 1001-9871



ISSN1001-987

J6

H

12

纪念中央音乐学院成立 50 周年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黄旭东编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

167929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黄旭东 编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

(100031 西城鲍家街 43 号)

北京市书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7.25 印张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SN 1001-9871 CN11-1183/J

纪 念
中央音乐学院成立 50 周年

献 给
为学院的建设与发展
作出不同贡献的已故教工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2000·9·10·

代序一

爱而知其丑 恶而知其美

——怀念院史上已故的师友们

赵 沅

对于中央音乐学院，我有一种特别的感情。首先由于她是我这一生中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也是我一生中度过最好年华的地方。我对中央音乐学院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永远不能忘记的回忆。

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有着很崇高的学术荣誉。这是每一位教师，每一位教辅人员，每一位行政管理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几十年如一日所创造的结果。我是在学校创办后的 1956 年才来工作的。据我的记忆或见闻所及，在全国的高等艺术院校中，从建校初期就打下良好基础的屈指可数。而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草创时期（1949 年秋）从校长到工人，从教授到学生，都参加了建院劳动，不到三个月就开始正式上课。这在当时新成立的院校中，也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学校继承了鲁迅艺术学院的传统，除经常性的艺术实践外，在假期中，还组织师生到新疆等地演出，去兰州、济南、开封等地开办音乐干部补习班，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访问、演出、采风……这些活动有人可能认为过分带有政治功利性。但我看这与学校的音乐业务是密切结合的，我甚至这样说，如果不是由于学校一

开始就组织学生深入民间，一开始就重视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学校就不可能产生象方暨申（1932～1961）这样在民族音乐的研究和教学上颇有建树的优秀人才，不可能产生象李杭（1931～1977）那样学兼中西的优秀声乐家。这里只举这两个例子。其他学科也可举出一个长长的名单。

在庆祝学院成立 50 周年之际，几十年的往事在我面前闪过。一个一个高大的形象如在眼前。我想到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也想到一些十分高尚的人；我想到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也想到一些永垂史册的人。他们都对音乐学院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心力。我知道，我对死者可能有溢美，也可能有估计不足，但我十分欣赏中国史学家“爱而知其丑，恶而知其美”的原则。因此，我有时可能对这一原则有所背离，但我仍然凭着我今天的情感来臧否这些我永远敬爱的人们。五六十年代过来的师生们，一定都记得一位胖胖的大师傅关宝铭。我曾“嘲笑”过他的手艺。记得那年吕骥请我去天津上课，从当时说，他做了一桌很丰盛的农民式的宴席招待我。我开玩笑地说，咱们的大师傅手艺真高明，可把鸡鸭鱼肉做成同样的味道。但这不妨碍后来我与他成了好朋友，向他表示过我的歉意。他也十分地了解我。记得“文革”初期一群外地红卫兵，逼我交出存折，我正无法应付时，关师傅出来说，他是不会存钱的，有多少钱就吃多少钱。一次许多校外的红卫兵在学校开斗争大会，把章彦夫妇打得昏死过去，很多人满头流血的时候，是他和另外几位大师傅把我这个头号走资派用人墙包围起来，大声说：“这个人不能打，我们留着他要长期地斗。”也是他和我一起把章彦先生抬到牛棚，把章彦由于流血而沾在身上的衬衫用剪刀剪下，他又立刻到厨房热了一碗米汤才把章彦救醒过来。这样的好同志，这样的职工，我能忘记吗？他确实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实在是一个高尚的人。再比如郑华彬同志，他是一个穷苦的华侨，抗战时期回国。后来在老少年班当工人。任何学生有病时，他总是亲自煮鸡蛋、挂面送到学生床头，爱护每一个同学，象自己的子女一样。“文革”中硬逼着他交待特

务关系，老人被迫自杀。象这样的人，我们有理由忘记他吗？还有始终在学院任教务工作的王宗虞同志，他把自己的大半生都献给了教学辅助工作。每个专业的课表，每个学生的练琴时间表都是在他主持下在开学上课前征求了教师意见后及时制定出来的。这是每学期必须要做的同样性质的工作。在当年琴房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不同专业的学生有不同的练琴时间，每个时间的好坏还要互相搭配起来，甚至于给你排6小时练琴，要考虑有3小时用好琴，3小时用旧琴。这种工作，多么平凡，多么枯燥，但也要多么的细心与动脑筋。一个中国早期美专音乐系的毕业生，甘于做这样的工作，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特别是解放前夕，有人携带档案、财产去台湾，而他作为一个真正的有心人，把当时重要的学校档案，如学生名册都私抄了一份带到天津。我经常扪心自问，我也算是一个愿意努力工作的人。但经常自愧我没有他那样的精神。象这样的同志，在学院几十年的历史上，实在不少。再比如说，长期主管后勤工作的薛祥兴同志，他能知道杂乱的仓库中哪里有一张比较好的乒乓球桌或办公桌，他能知道哪里还有旧电扇、破地毯（这地毯应该说是文物，它是早期新疆产的），他能随口回答我上个月用了多少电、多少水，用什么方法可以节省水电开支。由于当年院内住房十分紧缺，根据大家一致同意的规定，非工作需要的人员，不能随便住到院内，至少当我离开第一线的时候，这一条还在严格执行。也就是他不顾个人情面，一直执行了那么多年。象上述这些同志，难道不是我们学院工作人员的模范吗？

大家都知道，我们学院从建院之初就十分重视学生的基本乐科（视唱练耳）的学习。在天津刚来第一批学生时（有的从北平来，有的从上海来，有的从香港来，程度各不相同），老院长马思聪就提出一个分班的办法，即根据视唱练耳的水平来决定，视唱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上几年级。后来，进一步坚持了共同必修课程的开设。与此相适应，我们学院拥有一支过得硬的高水平的视唱练耳教师队伍。至今许多人都还健在。已经作古的为此学科的建设 and 教学作

做贡献的老师就有黄国栋、朱起云、臧凤来等等。这里还必须提到夏之秋先生。他也是坚持学音乐首先要有一付好耳朵，并且能准确进行视唱，特别是管乐学生。夏先生在武汉受到不公正待遇，在我们校内也有人对他怀有成见。但是我认为他是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坚持走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教学道路。在我院管乐教学上，不管学术上有多少争论，但夏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工作，他的贡献是永远值得后人尊敬的。我还想到沈湘先生。他在建国后早期的政治生活中，由于误会而有过坎坷的经历，在学术上也曾被人贬为“唱片上”的学问。但后来教学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优秀教师。我清楚地记得他向学生讲共鸣时形象地用“金属音”和“瓷器声”来形容不同部位共鸣的效果，使学生能够恍然大悟。历史证明，沈湘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声乐艺术大师。他在我国声乐教学史上应该用金色的大字来书写的人物。在老一辈已故教授中，应该提到的还有姚锦新、萧淑娴等等，他们是完全意义上的学者型教授。他们不仅对自己的专业有很高的造诣，而且旁及其他学科，从而才能在各自的学科上，作出各自的重要贡献。

音乐学这个学科，在我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解放前大概只有音乐历史一门课程。在国外，这一学科设在综合性大学里。由于不仅牵涉到人文学科的诸方面，甚至与自然科学的一些分支也有密切关系。我院音乐学系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起初，教师只有三数人，而且也不可能形成梯形师资队伍。我无限敬佩在这一学科做出贡献的老教师们。特别是从事音乐美学这一基础理论学科的老师，当他们已是一定学科的专家的时候，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到综合性大学或社会科学院去听课学习，不是一两个月，而是半年、一年地长期坚持听下去，这种为学科建设而苦学的敬业精神是永远值得大家学习的。在音乐学学科这一领域中，我想不能忘记方暨申、蓝玉崧、何乾三、金文达……等人的名字。

我不能不提到杨元亨、朱勤甫、赵春峰、良小楼、曹东扶、曹宝禄、李廷松等大师，这些民族音乐的“一传手”们以及老一代学

校出身的教授们如陈振铎、刘北茂、储师竹、蓝玉崧等，是他们共同为我院民族音乐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们怎么能忘记他们呢？

风雨五十年。历史一瞬间。但对一个学校来说，50年不是很短的日子。如果套用一句“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的话，可能有人认为这话有点太过分了吧？而我个人将真诚地永远铭记过去所有师友对学校所做出的贡献。我在一线工作时常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到今天我仍然相信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世上是没有完人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爱而知其丑，恶而知其美”的话，同时又首先想到这个历史人物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从而对其作出公道的评价，那么我们都应想到院史上不同岗位的所有的人们对中央音乐学院这个光辉集体所付出的辛劳。

(2000年9月11日赵凤口述，黄旭东笔录整理)

代序二

不忘创业者的辛劳 牢记先辈们的业绩 ——缅怀我的老师和同事

王次炤

我是1978年入学的。学校前28年的历史只能从书本上和老师的口中了解到，后22年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记得刚进校的时候，学校的建院元老大都健在，经常听他们回忆中央音乐学院的历史，也经常听他们讲述一些已故老同志的故事。后来，年复一年，故去的人慢慢多了，而这些故人中大多数都是我曾经朝夕相处，而且甚为敬重的老师和长者，其中也有少数英年早逝的同辈人。我经常怀念他们，也经常用他们的事迹教育学生。有许多已故的老师我总觉得他们还活在这人世，因为他们的精神、品德和为学校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永远存活在我心中。

记得入学不久就听说学校有一位教学极为出色，要求非常严格的视唱练耳老师，名叫朱起芸。因为我入学前没有系统训练过视唱练耳，基础比较差，想多请教一些老师，就冒然找朱老师求教。没想到朱老师足足给我讲了两小时课，还给予许多鼓励。在我毕业留校工作的第二年，朱老师不幸病故，当时她还只有50多岁。20多

年过去了，朱老师的身影和面孔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也是在刚入学的时候，听说民乐系有一位很有学问的二胡老师，名叫蓝玉崧。我很想拜见他，又听说他十分“高傲”，不易亲近。刚巧，同班同学吴宁与蓝先生素有交往，她很乐意带我去认识这位长者。没想到我们一见如故，蓝老师谈了许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观点，他渊博的知识使我大开眼界。他听说我和他的属相一样，都是属牛的。就开玩笑说：“牛最勤奋，也最宽厚，这也是一个人最需要具备的品格，让我们以牛共勉。”在以后的十几年中，直至他过世，蓝玉崧先生一直是我知心的长者。

记得毕业留校工作不久，教研室从学科建设需要出发，组织全体教师翻译资料。我虽然学了多年外语，但真正着手笔译还是第一次。初稿完成后，我托人把译稿带给叶琼芳老师，请她校阅。几天后，我登门求教，叶老师除了已在稿面上仔细校改外，还十分详细地给我讲解译稿中的问题。事后我才知道，叶老师患有癌症，而且当时身体状况很不好。我十分后悔，真不该让一个病人操劳。后来她病重的时候我去看望她，向她表示歉意，她却笑着对我说：“没关系，现在需要我帮助的话，照样可以。”十多年过去了，叶老师的话一直记在我心中。

1992年我调到院里工作，每当一位长者离开人世时都带给我一份沉重，但也同样带给我一份力量，并激励我树立勇往直前的工作精神。1994年底何乾三老师刚从美国考察回国，就和教研室的几位老师一起去香港参加“中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回北京后，经医院诊断，她不幸患了白血病。当时，何老师既没有住院，也没有休息，而是按照学术会组织者的要求极其认真地整理了发言稿，完成了她生前最后一篇遗作《音乐的情感初探——再读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何老师十分坚强地与病魔作斗争，最后终于倒下了。何乾三老师坚强的品格和毅力，以及崇高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93年秋，沈湘老师不幸逝世。在他临终前一天，我去医院

看望他。沈老师平时和我交往甚多，我也曾就一些表演艺术的学术问题请教过他。他爱开玩笑，而且常常笑里带有学问。我非常敬重这位学识渊博的教授。当时他躺在床上，我不忍心和他谈话，只是握着他的手。但他却把我拉到床边，和平时一样和我开玩笑。他对我说：“放心吧，我死不了。还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呢。”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定要注意声乐教学中的语言问题，语言不过关，我国的声乐教育难以走向世界。”没想到，第二天沈湘老师就与世长辞了。他生前最后的几句话，一直留在我心中；但我却没能按照他的遗愿去要求声乐系的年轻老师。一想到这些，心里总觉得对沈老师有愧。

1997年王治隆老师病重住院，管弦系主任刘培彦老师约我前往医院看望过王老师两次。第一次去看望他时，王老师精神很不好。他见到我们很高兴，简单道谢了几句后，就十分认真地对我说：“等我出院后，一定要找时间和你谈谈小提琴教学问题，我有许多想法，希望能实现。”我说：“一言为定，希望你早日康复！”过不久，我和刘老师再去看望他时，病情已十分严重，据医生说已很危险。当我们见到王老师时，他似乎精神较好，他依然说要找我谈小提琴教学问题，并十分乐观地告诉我们，他的病一定能好，请大家放心。王治隆老师的病没能治好，他也匆匆离去了。他终究没有如约和我畅谈小提琴教学问题，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听到王老师想要跟我说些什么。但有一点我明白，这位为中国小提琴艺术操劳终身的教授，至死不忘自己的事业，直到临终的一刻还在惦念着它。

1992年，在我接到调至院里工作的通知不久，就听到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人事处长班恩敏同志患了白血病，而且病情严重。小班比我小几岁，作为同辈人我们常有交往。她走上领导岗位比较早，担任人事处长时才三十多岁；但这位同志原则性很强，而且敢于承担责任。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小班时，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她看着我只说了一句话，她说：“对不起，我不能帮助这一届

班子工作了，你们多多保重。”一个病人，一个危在旦夕的病人，在她临终前夕，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学校的工作和对同志的关心。

二十多年来，在和已故老师与同事生前的交往过程中，值得回忆和书写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在这里只是粗粗回忆了几位故人的事迹。我想，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在于它牢记先辈的丰功伟绩；一个集体的凝聚力，在于它不忘创业者的代代辛劳。在院庆五十周年之际，出版这本纪念性文集，无疑是献给学校的一份珍贵礼物。我相信它一定能激励新一代教职员工，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中央音乐学院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新的贡献。

2000年9月于中央音乐学院

目 录

爱而知其丑 恶而知其美

——怀念院史上已故的师友们 赵 颀(1)

不忘创业者的辛劳 牢记先辈们的业绩

——缅怀我的老师和同事 王次炤(6)

蜚声中外的音乐艺术家

——作曲家马思聪 张静蔚(1)

一支亮丽的烛光

——怀念王连三先生 练达智(8)

一位受人尊敬的工农干部 潘一飞(15)

我院教务工作的楷模

——怀念王宗虞先生 韩宗和(17)

怀念作曲家王树教授 殷 苑(20)

平凡的一生 非凡的贡献

——纪念叶琼芳 附中钢琴必修科(23)

艺术嗓音医学专业的开创者

——冯葆富教授生平 韩丽艳(25)

深切的怀念

——司徒华城十年祭 司徒志文(29)

江文也传略 俞玉滋(33)

生活大学造就的钢琴名师

——钢琴教育家朱工一 周树春 杨 峻(42)

我的奋斗道路

——大提琴教育家朱永宁自传..... (48)

头如青山峰 手如白雨点

——苏南吹打名鼓师朱勤甫 李民雄(55)

爱国敬业 默默奉献

——记声乐教育家吕水深 曹悦孙(60)

为创建音乐美学学科而鞠躬尽瘁

——记何乾三教授 程乃欣(67)

不灭的蜡烛 真挚的心声

——二胡教育家刘北茂 朱 萍(77)

竭尽心力为事业

——记女歌唱家李杭 段平泰(82)

精湛的技艺 青松的品格

——琵琶演奏家李廷松 郑汝中(85)

李昌荪先生治学之道 陈比纲(90)

一位难得的民族音乐多面手

——吴厚元同志生平简介 汪 朴(92)

琴坛巨擘 一代名师

——名琴家吴景略 伊鸿书(95)

为民族管乐作出历史性贡献

——怀念恩师杨元亨 胡志厚(102)

中国民族音乐学园地的垦荒者

——音乐史学家杨荫浏 华蔚芳 伍雍谊(105)

“我追求提高全民族的音乐水平!”

——记声乐艺术家沈湘教授 黄旭东(112)

肖勇与《音院信息》	曹卡氏(121)
艺海无涯勇探索	
——二胡教育家陈振铎	邓 泉 朱 萍(125)
为了建立中国的钢琴教学体系	
——钢琴教育家易开基	应诗真(130)
她随着“梦幻”而去	
——记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周士璟	陈 远(136)
平凡的人 伟大的心	
——怀念郑华彬老师	陈菜菜(141)
教书育人 辛勤耕耘	
——金文达生平业绩	张 前(144)
学业的导师 为人的楷模	
——女音乐教育家姚锦新	李西安(147)
壮士英名歌八百 宗师遗泽被三科	
——记夏之秋教授	宗 柏 梁 茂(155)
艺海泛舟技艺超群 学府执教育才有方	
——唢呐演奏家赵春峰	陈家齐(161)
孜孜不倦 竭诚服务	
——女音乐教育家萧淑娴	段平泰(167)
人生多曲折 志愿怅未酬	
——小提琴教育家章彦自传	(175)
怀念我的父亲黄国栋先生	黄依丽(182)
神游往古 心追未来	
——音乐理论家黄翔鹏	孙幼兰(186)
民族音乐园地的辛勤耕耘者	
——二胡教育家储师竹	张 韶 蒋泳荷(193)